百

瑞

村武

家风故事

心香一缕

们人类哟。

今生,白首偕老。

春天这幅画点睛。

故园琐忆

山为城阙 民之福气

生活在洛阳,是幸福的。夏天没有火炉般的奇热,冬日没有 冰窟般的寒冷,春季暖风和煦,秋天清爽舒适……有这么宜人的 气候环境,我们要感谢上苍的恩赐:几条温驯清澈的河流,几座 高度刚刚好的山峰,居于"天下之中"的位置。

我常常坐在万安山上凝望,市区内土地平坦,道路阡陌井 然,高楼、厂房错落有致,行人、绿植互融,伊河、洛河似银色的飘 带增添着城市的浪漫。

脚步在山顶公园内移动,城市之景随行而变。登上望嵩亭, 坐在木凳上,由近而远望去,委粟山山形虽失,山顶平台仍在。 平台之上, 兀立的石柱, 似福佑苍生的老者, 沉默而不乏坚韧。 越过委粟山,笔直宽阔的汉魏大道向北延伸。这条大道,带着我 的思绪通向历史的记忆,穿越时空,进入两千年前的汉魏帝国。

身穿汉服,手捧卷帙,跨进宣阳门,走在铜驼大街上,与曹植 探讨《洛神赋》中宓妃的故事,欣赏蔡邕大儒的石经艺术,反思司 马家族的阴谋和弄权之术,体味刘氏皇权的富民心理……蓦然 回首,抬头南望,委粟山稳重庄严,山顶上皇帝祭天的乐声萦绕 在耳畔。祭天为封,祭地为禅。敬畏天地,祈福百姓

眼神越过"天坛",万安山祖师庙与闻道峰耸立左右。史书 记载,此峰为皇城之阙。阙,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单体楼房。

嵩山之中,中岳庙前,有太室阙;少室山庙前,有少室阙;万 岁峰下,启母庙前,有启母阙。史称"汉三阙",现为世界文化遗

今春看花人

□ 常润芳(诸葛司马)

雅,却平添了三分洒脱。毕竟大自然最灵动的风景,是我

挨挨挤挤,像再也藏不住的情话,一股脑倾诉了出来。

留影。这花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场盛大的爱情表白。

一对老夫妻两鬓银霜,挎着相机,亲密地相互搀扶着,慢

慢地走过来。"叔叔阿姨,能否帮我们合个影?""可以的,

行,行。"老夫妻乐不可支,忙不迭地帮着照相。他们是否

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往或未来? 执子之手,相伴

的"黄金"都奉献出来。游人与蝴蝶闻香而来,在花田里

欢腾。一个小朋友在爸妈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沿着田

埂,与爸妈在花海里藏猫猫。"妈妈,我没弄倒油菜花,这

是农民伯伯种的,踩坏就没有菜籽油吃了。""爸爸,你再

讲一次'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好吗?"小朋友知道的东

朝南的阳光多,花开得早一些;朝北的阳光少,还有小半

含苞待放。女儿仔细地看着,似乎惊喜于母亲的发现。

母亲继续说,家乡的庄稼与树都是这样的。不只是阳光,

还有水和肥料,植物是不说谎的,给它多少,它就回报多

下雨了,是毛毛雨。在花下,一个写生的人,雕像似

这边吟: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那边

循声望去,两个学生正朗声对诗。在花下,他们匆匆

春天,是万花笑响的季节,多出去走走,看看花也看

少。女儿听着母亲的絮叨,看着满树的红霞,笑盈盈的。

的纹丝未动。一把淡紫的小伞,为他撑起了一片晴空。

对: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边诵:云想衣

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那边和:名花倾国两相欢,

擦肩而过,也许不曾相识,但"同是今春看花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花与诗,让他们的心灵在瞬间擦出火花,这就

看人,会摄取诸多的美好与感动。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为

那边一排玉兰花,红艳艳的。一个女儿推着母亲,在 花树下漫步。母亲说:花不会说假话的。她指给女儿看,

西,还真不少呢。稚嫩的童音,在花浪间跳跃。

他扭头看看,两个人相视一笑,似曾相识。

那边一片油菜花,黄灿灿的,似乎要把整个冬天积攒

古人看花总吟诗,而我看花总看人。虽缺了七分儒

那边一片樱花,一夜春风吹,千朵万朵开。满树琼花

花下一对小情侣,喜滋滋地忙前忙后,摆出各种姿态

。人为之阙,岁月侵蚀,残缺斑驳,不见踪影者多矣。汉魏皇 城,以万安山主峰为阙,乃万世长存。

阙,礼制的标志。建筑消失,预示着国家的消亡。山阙长 存,汉文化绵延,汉族人丁兴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是山阙的保 护,是山阙的福佑。

敬佩洛阳城设计者的智慧。汉魏建城,以万安山最高双峰 为阙;隋唐建城,以龙门峡谷之两崖为阙。风雨两千年,城阙还 在,洛阳城故事可赞可叹。岁月十三朝,城阙犹存,洛阳人民的 风采能书能写 ……

我生在汉魏皇宫的山阙之下,几十年间,无数次地仰望阙 峰,那是我生命中的感情之峰,犹如我的臂膀,坚石为骨骼,柔水 是血脉。骨骼,我深感它的坚强;血脉,我体味它的温度。人生 有收获的时候, 笑望阙峰, 感恩它赋予我力量和智慧: 福兮, 祸之 所伏;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默视阙峰,感恩它给予的启迪和动 力: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万安山,我的福山!

近日,我又登上万安山。山岚,流淌峰谷,藏在村中,凝在枝 头,飘在天空,和着鸟鸣……美景使我驻足,留宿山顶。

山顶的夜空诱人,北极星纯净明亮,勺子七星错落有形,狮子 座妙趣怡然。月亮温润安静,不遮繁星之光,不争苍穹之高。星月

寒夜的山风有点割脸,但没有影响我目光定格,去仔细端详 最有烟火味的勺子七星。勺柄向北,是期待与掌柄之人的相 遇。勺柄之下,洛阳城街道灯光纵横,如麦地里的田埂,流动的 汽车似灌溉庄稼的奋斗者。

"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 牛。"隋朝宇文凯大师建造洛阳城的思路,真可谓天人合一!天 上有一条银河,地上有一条洛水;天帝居住"紫微宫",居住洛阳 的皇帝,也应该办公于"紫微宫";天上有勺子七星,洛阳城也有 "七天"建筑;天上有"天街"星座,洛阳城也有天街供人行走……

当代智慧的洛阳人,在城市规划中,秉承祖宗的智慧和大 气,厘清了城市的轴线。历史轴,以隋唐洛阳城的"七天"建筑为 轴线,北依邙山,南望龙门伊阙。不过我认为,汉魏洛阳故城的 轴线比隋唐洛阳城的轴线更"历史":以汉魏洛阳故城南门为起 点,万安山双峰为城阙。现代轴,北起邙山,经电视塔,过开元 湖,龙门伊阙为城阙。未来轴,以伊滨区一场三馆为中心,北延 黄河,南抵万安山,以万安山双峰为东阙,以龙门伊阙为西阙,双 阙对峙,雄伟坚固,气魄浑厚。

城阙,是城市的守护者。洛阳城,以山峰为阙,是洛阳人的 福气,也是洛阳人干事业的底气。副中心,都市圈,"就中最好是 今朝",白居易千年前的诗句,写出了当下洛阳的风采和骨子里

妈妈年轻时是个美人,能嫁 给爸爸,是因为书。据妈妈说, 她无意翻看爸爸的书,立刻就被 上面潇洒的字迹吸引了,没有多 犹豫,就嫁给了爸爸——她觉 得,一个在那样荒寒的年代里, 喜欢看书又能将字写得那么漂 亮的人,一定是个知书识礼爱妻 爱子的人。后来事实证明果然 如此。

爸爸妈妈结婚后,家里就有 了哥哥和我。小时候,去同学家 里玩,我最惊讶的是,他们家里 居然没有书柜! 这在我看来最 正常的事儿,他们只觉得理所当 然:为什么要有书柜? 我无言以 对,只在心底呐喊:家里怎么能 没有书柜呢?没有书,怎么可以?

我们家有书柜,那是爸爸亲手做的。下面可以收 纳衣物,上面有三层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各种 书籍。爸爸很爱惜那些书,在每一层书架外面还安 了推拉玻璃。

我的书放在最底层。有我最早的启蒙读物,爸爸 给我买的小连环画《布雷斯塔警长》《倒拔垂杨柳》 《小灵通漫游未来》《董存瑞》等,我更喜欢看最上层 爸爸的书。那是爸爸成人考试用的书,很多本,有中 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很好看。爸爸看,我也 看,我们俩就围坐在屋子当中的小方桌前,一人一本 慢慢看。

十几岁时,我对书简直喜欢到了痴迷的地步,宁 可春节不买新衣服,也要省下钱去买书。于是《与青 少年谈庄子》《穆斯林的葬礼》《沙与沫》等书都被我 买了回来。

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男朋友。他第一次来我 家时,我发现他居然拿起我桌上的《现代汉语词典》 看了半天!我也爱看书,但远没有到那个地步— 什么人能看字典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 就这一点, 我觉得行,就得找一个爱书的人,和我一起读书,不 然人生漫漫多枯燥多无聊啊!果然,恋爱时,他送的 最多的礼物就是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哈利 波特全集》,还有诗歌《当你老了》……

结婚后,我发现丈夫家也有一个书柜,和我家的 大同小异——是公公亲手做的,漆成了黄色,也是三 层。里面放着《醒世箴言》《三言二拍》《施公传奇》等 古典书籍,以及丈夫的各类大学专业书籍、本科自考 书籍等。在那一刻,我终于确定,这就是我的家。

有了儿子后,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培养儿子的阅读 习惯。我在家里的书柜上做了个手工版面,上面是 我和儿子手工剪的几个字:我阅读我快乐,下面是两 张表格:妈妈阅读书目、康康阅读书目。每读一本 书,我就记录上书名,儿子从《小松鼠的家》《掩耳盗 铃》读起,慢慢读《笑猫日记》《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小学毕业时已经读了几百本书。

等儿子爱上阅读,我不用多费心讲解了,我们俩 就一起读,爸爸回来了,我们仨一起读。窝床上,或 者沙发上,或者坐在餐桌旁,晒在阳台上,我们伴着 柔柔的音乐,美美地阅读。

女儿出生后,我们给她买了很多的绘本书,女儿 看,儿子也看。有时候我们没空了,儿子会给女儿讲 绘本……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读书目录,举 办了家庭每月阅读大赛、年度阅读大赛,有时会举办 家庭读书会、诗歌朗诵会,制作阅读书签,或者办阅 读手抄报,正在尝试进行长短期阅读计划、建设读书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因书结缘,以书传 家,读书,早已成了烙印在我们一家人灵魂深处的文 化基因,成为我们不言自明的家风家训。我们且读 且歌,让书香薪火相传,世世代代都做读书人。

各就其位,繁星不因其微而戚戚哀哀,月亮不因其大而唯我独尊。 的气魄……

水墨伊滨

陈建波 摄

岁月如歌

至爱亲情

老磨坊

□ 徐湘婷(诸葛上徐马)

那日,母亲打电话来说面磨好了,让我得空了回家取。我说: 忙,不回去了,我这儿有面,都没地儿搁了。母亲说:那买的面哪有 你柱子叔家磨的面好吃啊。母亲的一句话让我忆起我那万安山下 的老家,还有柱子叔的老磨坊……

记忆里,我不曾见过石磨磨面,柱子叔的磨坊是早就换成电磨 的了,想当年,也算得上是小山村里的一大壮举了。记得那时,父亲 长年在外地工作,家里没有壮劳力,对于独自拉扯着仨孩子的母亲 来说,磨面虽不似焦麦头天割麦打场那般焦灼劳顿,可也不是个小 事。每到这时,我们必得大人娃娃齐上阵。我们兄妹仨先相帮着母 亲把麦子从粮食缸里一瓢一瓢地舀出来,再由母亲一簸箕一簸箕地 簸干净 还得细细地挑松一遍碎石杂物 丹辛文才占斗准许基袋类 车。尽管麦子收仓时早已扬过筛过簸过了,可是母亲总还要再细细 清拣一遍。母亲总是絮叨着:可不敢混进了小石子,会坏了机器 的。于是,我们常常是趴在簸箕上把俩眼珠子瞪得生疼,只差把麦 粒当石子往外丢了,这才把拣干净的两袋麦子分装成三小袋,连拖 带拽搬挪到吱吱嘎嘎的架子车上,由母亲拉着,我们仨娃在后面推 着,拉去柱子叔家的磨坊里磨面。

柱子叔家的磨坊不大,是就着大门外的一堵院墙搭盖出来的一 小间房,门里门外长年一层白,就像是落了一场薄雪,一踩一个小脚 鼓囊囊地塞满了后备箱,絮叨着那句永远不变的话:这些可都是你 印。柱子叔是一个极寡言极和善的人,手头没活儿的时候,总是迎 出来帮着把麦子扛进去,上秤称过后,拎起来一扬手倒进一口大大 的铁锅里,洒进些许的清水,用一把木锨不停地翻搅着,记得这叫做 "润麦",村里人也叫"入敷"。

我这时总是躲得远远的,唯恐走近了会一不小心跌进那口大铁 锅里就再也爬不上来了。磨坊只有一扇四个格子的小木窗,透进一 束黄晕幽微的阳光,那些飘浮着的微尘就跳起了一场碎金般的小生活。历经斑斑流年,时光褶皱了他们的脸庞,压弯了他们的腰板, 舞。我总是在这当儿,瞪大好奇的眼睛追逐光束里飞舞着的影。

"润麦"完成了,柱子叔会根据季节天气的不同告知母亲来磨面 的时间,母亲就带着我们仨回家了。回去的时候,只要不是上坡路, 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一个可以回去的梦……

我们仨就可以爬上架子车坐着歇脚吹风了,那可是儿时最难得的幸 福时光了!

隔一日半日的,就到了磨面的日子,我们就又坐上架子车跟母 亲去柱子叔的磨坊了。我顶不喜欢磨面机那个庞然大物的,尤其不 喜欢那连续不断的轰鸣声,震得整个地面都无休止地抖动起来,小 小的我被震颤得两脚发麻,立站不住了。

我最喜欢的活儿是"收面"。磨面机的一端有一个供面粉飞出 的口子,口子用一个长长的布口袋套扎着,每当机器一响,口袋就会 瞬间鼓胀起来,随着机器的吼叫声打摆子一样地抖动个没完。我们 仨就趁机扑上去揪揪扯扯,嬉笑玩闹着,直弄得一头一脸白乎乎的, 母亲喧怪着, 把我们套出了磨坊……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母亲老了,磨坊也老了。

前几天回去看父母,路过老磨坊,见门口七七八八停了好几辆 三轮车,儿时熟悉的"隆隆"声也响得正欢。到家说起柱子叔,母亲 说这几年万安山山顶公园开园以后,老家的路宽了也平了,游山赏 景的人也多了,十里八村的人都乐意到柱子叔的老磨坊里磨上一袋 纯天然无添加的面粉,都说筋道甜香,有一股子小时候的味道呢!

临走时,父母一如往常地把家里的小米白面青菜花生一样一样 们买都买不到的呢!

又一次路过老磨坊,依旧是那间老屋,依旧是那扇四格的小木 窗,把四个儿女送出了山村的柱子叔,也依旧在老磨坊里忙碌着自 己的日月……

柱子叔、父亲、母亲,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只守着这一方日 月,守着一方烟火,守着灵魂深处的那一方净土,过一辈子最家常的 不管村里的路宽了还是窄了,门外是闹了还是静了,他们始终固执 地用寂寞守候着俗世生活的暖,为一群又一群失根的兰花,逐浪的

小油灯

记忆中,小学三年级就有了早读和晚自习。 照明设施,学校不管,家长不管,都是自己解决的。 到合作社二分钱,买个灯附子,撕张废纸,卷个灯捻,往里 一窜;再找一个空墨水瓶,回家添"洋油",十秒八秒后,掏 出"洋火"一点,亮了! 灯芯不可太长,冒黑烟,费油;也不 可太短,灯不亮,光灭。

每天早上和晚上不学习,就是玩小油灯,手上、课本 上,沾满了"洋油"。有时候,胳膊碰翻了油瓶,洋油流了 一桌一地。有时候,灯头儿忽然调大了,头发"疾燎"了。

早上放学一出教室,都是两个黑鼻孔。 教室四下透风,刮灭灯是常事,就自制灯罩,在作业 上撕张纸,卷成一个圆筒,中间挖个窟窿,套在小油灯上, 光从窟窿中透出,落在书上。有时风大,吹倒了灯罩, "轰"的一下,灯罩着了,慌忙灭火中,碰翻了小油灯,污染

了书和衣服,真他奶奶的! 纸制的灯罩不安全,去老师住室交作业,看到老师的 灯罩是玻璃的,脑子一机灵:有办法了! 就四下去找废罐 头瓶,用一根棉线绳,沾上油,在罐头瓶的底部绕一圈,点 燃,燃烧最激烈时,突然将其放进水里,利用热冷相激,去 掉瓶底,剩下的就是一个高级的玻璃灯罩了。

但这成功率太低了,运气好,往往是好几个才做成一 个。那年月,在农村找个罐头瓶,可不是件容易事,穷苦 百姓,谁家舍得买罐头啊!因此走街串巷,忽然发现一个 罐头瓶,那简直是天大的幸事!

上高中后,学校老是停电,早读晚自己,依旧是小油 灯,这时候知道读书了,不翻腾灯了,但若让邻桌女生趁 灯光,很快就会遭到非议和进攻,那就一手拿书"读"文 章,一手拿书"堵"灯光。但经常出现手一抖,碰翻小油灯 的。唉。

往事成了回忆,回忆成了故事。

□ 曹会智 (诸葛马村)

力很强,账目特别清。据父亲说,有一次奶奶的口算竟然把生产队 会计逼得认服。

爷爷常年在外做竹活,父亲转业到四川,叔叔英年早逝,家里缺 少男劳力,是奶奶带着母亲和婶婶,领着我们堂兄妹六个孩子一起 过日子的。

当年,家里生活很是清苦,吃饭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奶奶蒸花 卷馍、蒸虚糕、蒸红薯,压红薯面饸络,甚至挖野菜给我们吃,竭尽所 能不让我们饿肚子。秋天里,奶奶会给我们每个孩子做个布口袋, 用绳子穿进去,可以收口的那种。里面装上一些她收集晒干的南瓜 子,那就是我们孩提时的美味坚果了。八月十五,奶奶会给我们蒸 很漂亮的枣花馍,枣子是家里枣树上结的。每年腊八,奶奶用黄玉 米面和白玉米面和成面,用手拍成块煮熟了吃,玉米面饼子很硬,真 的不好吃,但奶奶笑着叫它"金锭子"和"银瓣"。

奶奶在家里支起灶火,带着一帮妇女为夜班社员烙油馍。我半夜醒 来,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灶火的光映红了整个院子,并通过门缝照 进我的卧室。最要命的是那烙油馍的香味随着"翻馍批"在鏊子上有 节奏的碰撞声清晰地传进屋里来,实在是太诱人了。我蹑手蹑脚地 起床,扒着门缝看看院子里面的动静,很想拉开门出去向奶奶要块烙 馍吃,但终究没有越雷池一步,咽下口水,自觉上床继续睡觉。也许 是自己胆小,但更多是家风传承,因为家里没有占便宜的行为。

女儿断奶时,我把她送到老家。过了些天,我思念女儿,就回家

奶奶从小缠足,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她的记性特别好,口算能 接她。正好碰见奶奶带着我的女儿。奶奶告诉我,女儿用小手抓着 我回家时用的红尼龙兜,一直喊着"找爸爸,找妈妈"。奶奶的一席 话说得我两眼噙着泪,我伸手去抱女儿,女儿看见我,有点认生,等 我抱住她,她迷过劲来,就用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说啥都不松 开了。奶奶在边上看着,也禁不住用手抹着眼泪。

> 每每回老家,我都要买些好吃的东西,带着女儿回老家看奶 奶。经常是人未进家声先至。奶奶看见我回来了,慈祥地笑着,问 寒问暖,生怕我饿着。每次我从老家返洛,她总是和母亲一起,把最 新鲜的蔬菜、面粉、挂面和我爱吃的辣椒之类塞满我的行囊,然后站 在家门口目送我离别家乡。

奶奶喜欢她和爷爷的老屋。她80多岁时,还喜欢一个人居住 在老屋里。春节回家,我把她床头的窗户纸换成新的,把她床上面 的那块防止屋顶落灰而撑起来的被单清理干净重新绑好,给她的被 子也收拾一下。奶奶说,还是俺会智心细,记着给我干这些活。我 当年三夏大忙时,生产队社员们需要连夜干活。按照队长安排, 知道奶奶有点重男轻女,我是她的长孙,她对我多有偏爱。我小时 候和奶奶通腿睡觉,是奶奶用她的身体温暖我冰冷的脚丫而无丝毫 嫌弃;是奶奶陪着我央求老师,让我提前上小学;我晚上出去玩,总 能听到奶奶在村头一声声深情的呼唤。

2003年,得知奶奶病危,我立即从三门峡赶回老家。奶奶八十 多岁了,虽然不识字,却是最明事理的老人。当时乡下正在推行火 葬,奶奶弥留之际就交代,要听公家的话,她死后火化,不能让身为 党员的父亲为难。

能干的奶奶,慈爱的奶奶,明事理的奶奶,永远让我怀念。

诗 作

档案……

三棵果树与两只鸽子

□ 百定安(李村武屯)

院中有两棵枣树,一棵葡萄树。 屋檐下,有一只白鸽子和一只 灰鸽子。

近阳光的枣先熟。我爱吃 青涩泛红的那种。爽朗,脆甜, "咔嚓",咬出一个秘密的 枣核儿。

无籽葡萄,吊在密麻的 竹架下。从小到大 它们都一身草绿。有几次 我看到,蜜蜂绕着它们 歌舞。

鸽子有充足的玉米粒吃。 饥馑年代 它们整日跳跃着,练习浑厚的 共鸣腔。

或者,坐在屋脊上 看炊烟弯来弯去。

半年后,它们还是飞走了。

父亲没有解释。他原来说 鸽子是很忠实的东西。

大的一棵枣树,后来 打成一辆架子车 我用它拉过粮食,拉过 青草和饲料。家人用它 拉过垂死的伯母。

但葡萄树死于何时 我一无所知。 母亲去世多年,它也 许久不再结果。

而那时我已离开家乡 被命运之手先期摘走。